

阿根的月亮

□ 王同举

(小说)

细细弯弯的迳口河,像一条蚯蚓爬进了水藤村,把两岸的草木滋润得油绿绿的。

水藤人对这条河涌是有感情的。

水藤村虽是一个小村落,但人才辈出,历来属富庶村。凭什么?水藤人一脸骄傲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呗,我们村有条迳口河啊。村里的老人们都说,水藤人是吃着它的奶长大的。那可不是,灌地,淋菜,洗衣,哪一样能离得了它。河涌里那个鱼儿肥啊,哗啦撒上一网,就能捞着一条,管够一家几口饱餐一顿。水藤地里拱出来的稻米,粒粒饱满圆润,煮出来的饭粒又弹又甜,那叫一个香。

阿根就是在这条河涌边长大的。

他小时候听爹说,他娘是洗衣服的时候,失足跌进河涌走的。没了娘的阿根,时常坐在河边发呆,白天看鱼儿游来游去,晚上看月亮晃晃悠悠,想娘。

那时候,河水清清,水里浸着一弯明晃晃的月亮。阿根跟他爹说,天上挂个月亮,水中也睡个月亮,还住着我娘呢。他爹说河边危险,叫他少在河边耍。阿根可不怕,小脸一扬,说没事儿,我娘在里头看着呢。他爹抹抹眼泪,有时也陪阿根坐一会儿。

没娘管教的阿根,是村里头最顽劣的孩子,上房揭瓦,下河捉鱼,样样有份。阿根没少在河涌里撒过欢,下网逮鱼,玩跳水,鼓着肚皮撒尿。有时候,他爹急眼了,捏了根细木棍,把阿根从村口追到村尾,撵狗一般。阿根被逼得没法,一猛子扎进河涌,咕嘟几下没了影。他爹停了脚,立在岸边候着。时间一长,阿根在水里憋不住了,就顺着岸边溜。他爹把牙咬得嘣嘣响,扬一扬手里的木棍,呼呼有

声。阿根把嘴一咧,冲着河涌喊:娘,爹要打我。他爹两眼一潮,手一抖,手里的木棍像断了线的风筝般滑落。

等到他爹眼手慢的时候,阿根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大小伙子了。长大成人后的阿根,去深圳闯荡,做了几年厨师,手里捏了几个钱,说是大城市看不到明晃晃的月亮,回村了。

回村后的阿根,起先是搞水产养殖,搞了几年也没成气候。后来,看到做饮食有前途,就操起了老本行,在河涌边上开了间“阿根大排档”,专做鱼生。

阿根做鱼生颇有一套,那刀法跟变戏法似的,左手按住鱼头,右手持刀,斜切入鱼尾,轻轻划拉一下,取下整片鱼肉,再斜向数刀,刀光闪闪,急促如雨点,肥厚的鱼肉就变成了半透明的薄片片,摆上盘,一片片排列均匀,等待检阅似的。

阿根做鱼生的名气越来越响,大排档的规模也扩大了。忙归忙,一到晚上,阿根依然会到河涌边坐一会儿。

村长炎伯时不时会过来,找阿根说说话。阿根知道炎伯为什么来找他。近期开展乡村河涌治理,清理整顿沿河一带的建筑,是炎伯的工作重点。

月亮攀上了半空。阿根和炎伯坐在河涌边上,两人吸着烟,烟头明灭,两张脸被烟火晃得忽明忽暗。

炎伯说,阿根,又想你娘了?

炎伯,我娘就睡在河涌里头,每次来,就想跟娘说说话。

阿根啊,你小时候到河涌下网,一网就是几条大肥鱼,你从来不多拿,就挑一条,余下的全放生了,你爱这条河涌,伯知道。

炎伯,我还能不明白你的意思,我损失那点,不叫事。

炎伯点了点头说,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,它养人呢,可近些年,它却没少遭罪,小工厂、食肆的污水都往里排,这是往母亲脸上吐口水沫子啊。

阿根抬头望了望。眼前是浑浊的河水,月亮在水面上晃荡着,模模糊糊的,像块发了霉的残饼。他的嘴唇微微蠕动,说,娘,村长说了,要还我们一条清清凉凉的河涌咧,村长另外给我寻了块地,我计划建一家酒楼,名字都想好了,就叫“得月楼”,站在楼顶上,就能看见河涌里明晃晃的月亮,就能看见娘。

水中那细细弯弯的月亮,此刻似乎清晰无比。



立秋之美

□ 姜燕

“始惊三伏尽,又遇立秋时。”

下了一场雨,立秋儒雅而来。秋风拂面,凉爽至极。秋来就是暑热将去凉意便来,意味着金黄色的秋天将要来到。这个季节,梧桐树会开始落叶,因此有“叶落知秋”一词。“秋”字由禾和火组成,意味着禾谷成熟,丰收的季节。

告别“铁板烧”的酷暑,就要迎来秋风飒飒,金黄色的秋了。立秋便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。一叶知秋,在这沉甸甸的季节里,唯有懂得,才会落地生根。

秋天来了,就再也没有懒惰的理由了。夏天因为过于炎热可以放任自流,可是在这注定收获的秋里,勤劳依然是最美丽的身姿。不管是哪种收获,都需要我们投入满腔热情和付诸行动,才能在这美丽的秋天里有所得。

立秋了,落叶随风飘落,清甜的稻香随风而散。秋天里,不再张望,而是扎扎实实,踏踏实实对待。

人生路上,虽然我们不断奔跑也时常跌倒,却

依然没有放弃心中执着的梦。用爱蘸取用心的颜料去涂抹梦想,用执着和坚韧的心去实现种下的愿望。谁还没有过伤?谁还没有过痛?只要不放弃自己的奋斗,当我们有所收获,再回头看那最初站立的地方,一路的四季风情晕染开来,是自己人生路上满满当当的收获。

别停下,踩着秋向前,继续追风逐梦。

秋高气爽,让我们在饱满中执着而勇敢,安静而内敛地绽放,俯首拾得,满地金黄!



一瓢金色时光

□ 彭宝珠

玉般的白花,青菜洗净做成青菜粥就是一顿简单的农家饭。晚饭很简朴,母亲的影子却很温暖。

母亲的葫芦水瓢有时静守在家里的水缸边,有时漂浮在水面上。水因为有瓢才能添锅做饭,瓢因为有水才能派上用场。“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”,说的是对情感的忠贞不贪婪,用的是瓢字。可见瓢和水是相辅相成的。我吃着母亲用水瓢舀水后煮熟的饭菜,一天快乐地长高,一年健康地长大,感觉是那么温馨。

光阴荏苒,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裕,农村家庭也都用上了自来水,水瓢也销声匿迹了。母亲的这只带着葫芦芳香的水瓢,是一种永不磨灭的记忆,是乡土里的文字,是通俗易懂的乡音,更是一种荡漾在心间的甘甜。

水,然后开始做早饭,小米粥、阳春面、面疙瘩汤。

烈日炎炎的日当午,母亲忙完农活回到家,放下农具,来到厨房。灶膛里又蹿出火苗来,烟囱冒出快乐的炊烟,慢慢升上天空。空气里弥散着淡淡的焦糊味,母亲又用水瓢舀水做午饭了。一瓢接一瓢地把清冽的井水舀到铁锅里,母亲做了丝瓜炒蛋、红烧茄子、番茄蛋汤……我心中感到无限快乐。

夜幕降临,晚霞给大地披上了靓丽的外衣,村庄旁边的树梢上涂了一层金色的光芒,小鸟在枝头吟唱着黄昏的赞歌。我放学了,满头大汗地跑回家,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揭开水缸,拿起母亲的水瓢,舀起冷水直接灌进肚子里解渴。水瓢是那样的亲切;井水是那样的清爽透凉。母亲将自家地里的青菜摘来,用水瓢舀水冲洗,清水倒在水盆里,激起碎

昔日的乡村,庄稼人都是用水缸来盛水,取水就以水瓢为工具。这只简陋的水瓢是岁月里抹不掉的记忆,也是母亲的影子。虽然水瓢看起来比较原始,但却承载了我童年时的金色记忆。

我家的水瓢很普通,是母亲用吊葫芦制作的。母亲先把吊葫芦小的一头用锯子慢慢锯开,然后用铅笔在葫芦正中间画了一条线,沿着线用锯子小心翼翼地把吊葫芦锯成两半,最后用铁勺把里面的葫芦瓢子掏干净,最终母亲成功完成了制作水瓢的任务。用自家制作的葫芦水瓢舀水做饭,既方便又环保。30多年过去了,我一直保存着这只老水瓢。

时光悠悠倒回到我的童年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,花儿盛开,公鸡打鸣,万物苏醒。母亲已在庄稼地里耕作了,忙过一阵子农活,太阳升到了东山头,母亲便收拾农具回家。一回到家,母亲顾不得歇上一会儿,先用葫芦水瓢往铁锅里舀水,生火烧两壶开



家装“一键通”,如有“好保姆”。溧阳援通为老综合服务中心在市政府、市民政局的支持下,为全市8000户60周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安装了“一键通”呼叫器,为2000户老人家庭安装了六件套智能化看护设备。并且为全市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。2022年上半年呼叫量达到2.5万余人次,其中烟雾报警3460次,预防火灾发生;紧急联系120出车抢救2次,帮助老人联系家属、村委(社区)1441次,服务办结率100%,满意度100%。



扫二维码了解更多

援通24小时服务热线:

13328188600或80682255。

公司地址:溧阳市东大街188号